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一

柔兆涒灘一年　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爲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諱敬瑭姓石氏其父臬捩雞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碏

吳長松

天福元年 是年十一月即位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元帥府 吳命徐知誥爲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 以幕職分判吏户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爲雍王 雍於用翻

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唐主以生日爲千春節五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三日生既以晉元紀年故書潞王爲唐主 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上時掌翻 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

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胤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胤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爲三不開謂口印門也 石敬瑭盡收其貲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 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年從干容翻 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恐毀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 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母以贊華在中國冀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

贊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求前刺見三年契丹母謂述律后也 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緡遺之 遺唯季翻 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

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相息亮翻）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言什省其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捃居運翻）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冊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爲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紇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因誦戎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戎昱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競爲歌詩以言其事）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爲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浹即協翻）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爲虜計也（爲于僞翻）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詬古候翻又許候翻）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爲人主邪琦曰臣等爲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爲（治直之翻）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罷使出就所舍）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復扶又翻）丁巳以琦爲御史中丞蓋

疎之也 呂琦爲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故曰 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禁中疎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爲太尉副元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爲元帥府左右司馬 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爲皇后 即李春鶯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 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朐譖之於楚王希範 朐吁句翻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 蒙州本漢蒼梧郡之荔浦縣唐武德四年改爲立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爲恭州貞觀八年改爲蒙州州東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姓蒙故也宋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

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棄其母華夫人 華戶化翻逆希範於全義嶺 全義縣即始安嶺也謝曰希杲爲治無狀致寇戎入境 治直吏翻煩毀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 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素早翻又素報翻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 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景翻無它言無它故也 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爲希範殺希杲張本 高從誨遣使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臣諸國謂之高賴子其有以也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 羸倫爲乞解兵柄移它鎮 兵柄謂北面馬步翻都總管之任 帝與執政議

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爲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請急請告也）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諺魚變翻斷丁亂翻）羣臣各爲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河東事情凡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已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鬱鬱於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先悉薦翻）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爲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

吳長松

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辛卯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宋審虔從唐主起於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兩班謂文武官班）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爲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唐主此言當在即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鎮時也）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

則改圖耳觀敬瑭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其意耳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遥薛融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稱舉也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古語有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卒以河東復授公卒子恤翻後扶又翻此乃天意假公以利晉也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

蔣月崇

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首式又翻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屯捺剌泊公誠能推心盬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先悉薦翻以羽林將軍寶鼎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寶鼎縣屬蜀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乂宗開元二十一年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爲榮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拔薛史稱楊彥詢爲人沉厚當以此得全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反

并潞二鎮接境故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
知其事而先奏之敬瑭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
許王許王從益明宗之子也帝手裂其表
於鄆王固非踈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謂敬瑭盡殺
置帝於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鄆王即
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爲鄆王許王之
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
兼太原四面排陳使陳讀曰陣下同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
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爲馬軍都
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以
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相息亮翻監古銜翻丙午以
張敬達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

徐寬民

光遠爲副部署爲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張本丁未又以張敬達知
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
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
討平之漢置千乘國後改樂安郡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
十里乘繩證翻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史
晉安寨在晉祠南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
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
安氏羣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邑安元信
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
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說式芮翻石敬

瑭加中書令故稱爲令公長知兩樞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帥讀曰率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石敬瑭爲帝壻可謂親矣官爲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況踈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歐史安重榮爲振武巡檢使指揮帥步騎五百奔晉陽帥讀曰率下同重榮朔州人也以

宋審虔爲盧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掌宿衛審虔唐主鎮鳳翔時牙將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劉延皓唐主后弟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臣以當作已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爲之請爲于僞翻考異曰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延今不取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第辛酉吳太保

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遂代爲門下侍郎參政事　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爲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調徒釣翻）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魏博恐當作魏州）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討使以楊光遠爲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爲天雄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　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

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重直龍翻從才用翻　考異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瑭之子也廢帝實錄云石諱妖男尚食使重乂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同按重乂敬瑭子即位後爲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本英作殷今從之）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復安是日尹暉執遷

送洛陽斬之　丁未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間古莧翻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他日卒如劉知遠之言爲契丹入中國張本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喜中國有疊之可乘也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其母即述律太后比毗至翻近也今果然此天意也自是之後遼滅晉金破宋今之疆理西越益寧南盡交廣至于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關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乃爲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俟秋高馬肥而後進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爲天雄節度使李周爲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

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間古莧翻使疏吏翻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易以豉翻用兵之計攻城最下以敬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　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犒苦到翻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旰古桉翻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楊光遠之計狃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而與之戰殊不知戰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爲所困矣帝甚悅帝聞契

吳長

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復扶又翻壞音怪史言天方相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若契丹之援不至晉不能支矣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揚武谷在代州崞縣薛史陽武谷在朔州南　考異曰代州今有揚武寨其北有長城嶺聖佛谷今從漢高祖實錄作揚武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一百四十里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誘音酉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陳讀曰陣下同　考異曰按幽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

楊光乙

於虎北口又云歸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也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軍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被皮義翻羸倫爲翻汾曲汾水之曲也）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近其斬翻）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唐兵雖敗其衆尚彊劉知遠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出晉陽城北門也）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以前此未識面故然亦必石敬瑭之貌有以聳其瞻視也）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斷音短雁門之險崞縣有陽武石門之隘）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困哉）使人偵視皆無之（偵丑鄭翻）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

不乘此急擊之言當乘初至之銳而用其鋒也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長直亮翻厚戶茂翻索昔各翻吠房廢翻跬足曰跬跬三尺也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張敬達等能於圍落未合之時勉諭將士竭力致死決戰勝負未可知也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復扶又翻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青山即邢州青山口也趣七喻翻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韋殿鎮將幽州兵出契丹軍後欲使趙德鈞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斷契丹之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糺合西路戍兵糺與糾同說文繩三合爲糺故凡合集兵衆者謂之糺合糾集西路戍兵謂涌潼以西諸道戍兵也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柳林晉安寨南當在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雍於用翻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

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相息亮翻盧文紀唐主清泰元年四月即位七月相盧文紀）今禍難如此（難乃旦翻）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已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苻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後援（大軍謂晉安寨之軍監古銜翻）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推戴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驕悍不爲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兵驕而不爲用與無兵同潞王以驕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驕兵不爲用而失天下固其宜也）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畧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太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帥之兵）河陽

陳文宝

天下津要（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趙延壽時爲樞密使欲求解而未能）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鄩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應順初劉遂雍以長安拒王思同而迎潞王者亦劉鄩之子也是其兄弟隨時反覆以求祿利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行戶剛翻澤州當太行之道）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須昌即九域志鄆州所治之須城縣蓋後唐避李國昌諱改須昌爲須城而歐史與通鑑則仍舊縣名而不改也）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難乃旦翻）宜遣延壽會之庚

戍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
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
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亳從騎
兵赴團柏谷帥讀曰率從才用翻九域志太原府祁縣有團柏鎮思立晉陽胡
人也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
敏請立李贇華爲契丹主唐如意元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
昌天寶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七十里舜以龍爲納言子孫以名爲氏又或以爲豢龍氏之後項羽將有龍且漢有龍伯高李贇華契丹主之兄也明宗長興元年來降賜姓名時在洛陽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欲令范延光趙德鈞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
憂露檄者欲使契丹知之觀它日契丹述律太后責趙德鈞之言則龍敏之策爲可行唐主惜不用耳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
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
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鄉勿
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李嗣源舉兵向洛則莊宗爲之神色沮喪石敬瑭阻兵拒命則潞王自請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之臨敵甚勇一旦乃惴惴如此也蓋莊宗之與明宗潞王之與晉祖皆同出入兵間內揆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則其氣先餒故也冬
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將即亮翻又發民
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考異曰薛史云十戶今從廢帝實錄自備
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

金教以戰陳（郎萬金當時勇將也）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趙德鈞之志圖非望亦見潞王得之之易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鈔楚交翻）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董溫琪時鎮鎮州）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劉崇望相昭宗）　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爲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

遇趙德鈞於西湯（歐史西湯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賜以諸道行營都統敕告也犒苦到翻）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趣讀曰促）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癸巳吳主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爲西都　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喜許記翻）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勢傾州縣彰武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夏戶雅翻帥讀曰率）閱之于野景巖潛使人撓之曰契丹彊盛汝曹有去無歸衆懼殺漢章奉景巖爲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爲彰武留後（撓呼高翻撓亂之也史言徵發過甚強人以其所不堪適足爲州里姦豪之資）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難乃旦翻）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眞中原之主也（契丹主初來赴難石敬瑭出見之於晉陽北門此時固得之眉睫間矣及圍晉安軍中旦暮見審之既熟然後發此言然味其言不徒取其氣貌又取其識量則其所謂觀者必有異乎常人之觀矣）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復扶又翻）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石敬瑭蓋以北服即位）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考異曰廢帝實錄閏月丁卯胡立石諱爲天子於柳林誤也今從晉高祖實錄薛史契丹冊文）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

與契丹儒州領晉山一縣武州領文德一縣武州唐志有之儒州蓋晉王鎮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興唐軍置寰州領寰清一縣隸應州彰國節度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爲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棄之猶有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棄陘北之地不害爲魏晉之彊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爲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薊音計嬀居爲翻蔚紆勿翻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巳亥制改長興七年爲天福元年此清泰元年也而以爲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爲篡也大赦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爲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爲侍御史知雜事節度

推官白水竇貞固爲翰林學士白水縣屬同州宋白曰白水縣漢粟邑又爲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三年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圍之時劉知遠爲都巡檢使客將景延廣爲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陝失冉翻立晉國長公主爲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晡輒結車以備倉猝遁逃重直用翻晡莫定翻觀契丹在虎北口其所以自爲備者與夫詐趙德鈞之事其畏中國之心爲何如哉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爲延壽求成德節度使爲于僞翻曰臣今遠征幽

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接薊門右可以應接團柏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兎俱斃耳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㕙者天下之狡兎也盧逐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死於前犬廢於後田父見而并獲之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劒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使疏吏翻爲于僞翻好呼到翻說式芮翻其實別爲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爲帝請即以見兵南平

洛陽見兵謂其父子見統之兵也見賢遍翻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山北諸州謂雲應寰朔等州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言其不忠於唐不信於契丹也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秋豪之末言至細也弃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

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齧魚結翻對曰今大國已拒其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渝變也前約謂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屬之欲翻柰何二三其命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曰甚焉皇帝不取也爲于僞翻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爲

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爲于僞翻敏曰我燕人也龍敏幽州永清縣人知德鈞之爲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爲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近其靳翻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雾驅入晉安寨郎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路達平遥則可得而至晉安寨將即亮翻冒莫北翻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重直龍翻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圍柏錐有鐵障可衝陷況雾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策非不可行也其如兵驕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蓋亦有見於此

義軍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鄜州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百七十五里鄜芳蕪翻晉安寨被圍數月是年九月晉安寨被圍被皮義翻高行周苻彥卿數引騎兵出戰數所角翻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柹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柹方肺翻斫木札也木札已薄更削之使薄使馬可啗淘糞者淘馬糞中草筋復以飼馬飼祥吏翻啗徒濫翻禿他谷翻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歐史曰張敬達小字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歐史張敬達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屢遷彰國大同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爲孟知祥所陷張敬達未嘗往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爲晉昌軍歐亦考之未詳也

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爲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降戶江翻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軍當作君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史言張敬達之志節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苻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帥讀曰率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勞力到翻下詔勞同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

漢北人謂南人爲漢大惡猶今人謂桀烈者爲得人憎也王昭遠所謂惡小兒亦此意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慚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近其靳翻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語牛倨翻而汝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惋烏貫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北軍謂鴈門以北諸州固守之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奔

鎮州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六十里即取飛狐路也帥讀曰率下同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家國如此何爲復相屠滅復扶又翻乃帥州兵趣鎮州州兵忻州兵也趣七喻翻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丙寅以趙瑩爲門下侍郎桑維翰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楊光遠殺張敬達以晉安寨降故擢用之以劉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謀事爲咨今北人以咨爲重自行臺行省移文書於內臺內省率謂之咨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

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爲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爲北京留守（契丹主知重貴之可異日景延廣果立之然所謂可者言於帝諸子中爲可耳契丹主固窺之矣）太原尹河東節度使（以留守爲尹爲帥循唐之舊制也）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卒偕進（降卒唐晉安寨之兵也）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已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時范延光鎮魏州）召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李崧薛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獨召崧以爲並召也故繼崧而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躡尼輒翻）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顫之賤翻肉寒動爲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幾居希翻刺七亦翻）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唐主得薛文遇於起事之初及即位使之豫謀議沮李崧等和契丹之計及贊唐主移鎮天平皆文遇爲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崧因勸唐主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北軍謂趙德鈞苻彥饒等屯團柏之兵）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門者洛城守關者也）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難乃旦翻）未能爲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

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還從宣翻重美之識度蓋亦異乎庸常卒之父子俱死自古以來負才識而不得展以死於多難者多矣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河陽有南北中潬三城守南北城所以衛河橋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賽先代翻帥讀曰率漁陽即謂幽州唐人多言之安祿山反於幽州南向京輔白居易歌之以爲漁陽鼙鼓動地來是也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使還潞州先供頓以待軍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爲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嬀州人皆燕人也故云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

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以其欲爭爲帝恨之也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潞州西郊也凡三千人遂瑣德鈞延壽送歸其國瑣與鎖同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言德鈞舉兵往太原欲從契丹主求爲帝耳何乃妄言奉唐主之命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

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徐圖謂徐圖爲天子也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復扶又翻俛音免以正義責之故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謂德鈞所齎以獻者也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此即魏王繼岌留王宗弼所獻謂此皆我家物之意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張礪唐明宗時爲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與延壽俱入契丹卒以病中國帝將發上黨契丹

主舉酒屬帝曰屬之欲翻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按吐蕃契丹皆有太相河梁即河陽橋考異曰廢帝實錄作高謨翰范實陷蕃記作高模翰歐陽史作高牟翰蓋蕃名太相溫漢名高謨翰今從晉高祖實錄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聞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下山下太行也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貂出於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之裘南方鮮有之陸佃埤雅曰貂亦鼠類縟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衣於既翻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

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弃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河中府河東縣有歷山薛史高漢筠齊州歷山人當從之張敬達以晉州帥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帥讀曰率）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從千容翻朝直遥翻下同）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爲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勵（勵昌呂翻）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柰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高漢筠蓋自晉州出含口至河陽而帝自太行南下故遇諸塗）曰朕憂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復扶又翻）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已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蓋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斷音短）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昊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李贊華契丹主之兄故殺之）已卯帝至河陽蓋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雖斷河梁而蓋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降戶江翻）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彰聖軍蓋留成河陽者）帝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

阪行戰地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行下孟翻有五十餘騎奔于北軍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言人心已離也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四將即謂宋審虔等四人復扶又翻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澠彌兗翻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年五十一宋審虔與唐主起事於鳳翔親將也故與之俱死雍於用翻皇后積薪欲燒宮室此皇后謂唐主劉皇后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重勞直用翻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皇后曹太后之女故王淑妃使之避匿以俟帝來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子謂唐主孫謂重美婦謂劉后女謂唐主之女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館古玩翻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史言劉知遠之才畧初帝在河東爲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唐制諸州財賦爲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爲州家用

度其後天下悉裂爲藩鎮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朝直遥翻使疏吏翻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見賢遍翻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漢馮衍有言在人惡其罵我在我欲其罵人晉祖初入洛而先收張延朗不惟示天下以褊亦非所以勸居官奉職者也既誅又悔之則無及矣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鎮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洛城之南山即伊陽諸山捕得

許国方

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閩人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史言閩人怨毒其君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追廢唐主爲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之因亂者因中原之亂也史言貪暴之人不唯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族其家辛卯以唐中書侍郎姚顗爲刑部尚書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爲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爲靜難節度使難乃旦翻帝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

許国方

武契丹既得燕雲恐其乘勢又取靈武好呼到翻復扶又翻癸巳復以希崇爲朔方節度使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爲腹心平山縣屬鎮州本隋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玄宗改鹿泉縣爲獲鹿房山縣爲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趙德鈞邀董溫琪同救晉安與之俱沒瓊盡殺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爲祕瓊爲范延光所殺張本瘞於計翻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河南官氏志後魏改叱門氏爲門氏又有吐門氏改爲門氏又有庫門氏改爲門氏校戶教翻　詔贈李贊華燕王燕於賢翻遣使送其喪歸國　張朗將其衆入朝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將即亮翻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稱尺證翻寧以避事見弃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帝聞平盧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以虞變也將即亮翻下同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後唐改魏州爲興唐府晉興又改爲廣晉府以易世而易府名也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爲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盧文進自契丹來奔見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年　辛丑弃鎮奔吳九域志安州東至黃州四百里東南至鄂州三百六十里黃鄂皆吳土也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

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周本所言先王謂楊行密也帥讀曰率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引祚強之強其兩翻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吳朝號太祖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宮謂江都宮妖一遥翻吳主楊行密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鈞王龍德三

六月十三日校改三字增十二字删一字

月校改二字增六字删一字

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爲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徐圖謂徐圖爲天子也汝爲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爲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復扶又翻俛音免以正義責之故不能對又問器玩在此謂德鈞所齎以獻者也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此即魏王繼岌留王宗弼所獻謂此皆我家物之意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爲翰林學士張礪唐明宗時爲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與延壽俱入契丹卒以病中國帝將發上黨契丹

主舉酒屬帝曰屬之欲翻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按吐蕃契丹皆有太相河梁即河陽橋考異曰廢帝實錄作高謨翰范實陷蕃記作高模翰歐陽史作高牟翰蓋蕃名太相溫漢名高謨翰今從晉高祖實錄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聞音問有急則下山救汝下山下太行也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貂出於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之裘南方鮮有之陸佃埤雅曰貂亦鼠類縟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衣於既翻贈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

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弃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河中府河東縣有歷山薛史高漢筠齊州歷山人當從之張敬達以晉州帥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帥讀曰率）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遥翻下同）僕與公俱受朝寄（從千容翻朝直）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爲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爲亂首死生惟公所處（處昌呂翻）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公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高漢筠蓋自晉州出含口至河陽而帝自太行南下故遇諸塗）曰朕愛卿爲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彦饒張彦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復扶又翻）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已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善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斷音短）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昊皇城使李彦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李贊華契丹主之兄故殺之）已卯帝至河陽善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唐主雖斷河梁而善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降戶江翻）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彰聖軍蓋留成河陽者）帝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符彦饒河陽節度使張彦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

阪行戰地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行下孟翻有五十餘驛于北軍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言人心已離也乃還還從宣又如字翻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四將即謂宋審虔等四人復扶又翻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憲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滱池滱彌兗翻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亡武樓自焚死雍於用翻年五十一宋審虔與唐主起事於鳳翔親將也故與之俱皇后積薪欲燒宮室此皇后謂唐主劉皇后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重勞直用翻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

匿以俟姑夫太后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皇后曹太后之女故王淑妃使之避匿以俟帝來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子謂唐主孫謂重美婦謂劉后女謂唐主之女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廁間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館古玩翻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史言劉知遠之才畧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

唐制諸州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使府三留州留為州家用

度其後天下悉裂爲藩鎮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朝直遥翻使疏吏翻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見賢遍翻獨收延朗付御史臺餘皆謝恩漢馮衍有言在人惡其罵我在我欲其罵人晉祖初入洛而先收張延朗不惟示天下以褊亦非所以勸居官奉職者也既誅又悔之則無及矣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鎮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洛城之南山即伊陽諸山捕得

許国方

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閩人聞唐主之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史言閩人怨毒其君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温及契丹兵歸國追廢唐主爲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之因亂者因中原之亂也史言貪暴之人不唯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族其家辛卯以唐中書侍郎姚顗爲刑部尚書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爲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爲靜難節度使難乃旦翻帝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

許国方

武契丹既得燕雲恐其乘勢又取靈武好呼到翻復扶又翻癸巳復以希崇爲朔方節度使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爲腹心平山縣屬鎮州本隋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玄宗改鹿泉縣爲獲鹿房山縣爲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趙德鈞邀董溫琪同救晉安與之俱沒瓊盡殺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爲祕瓊爲范延光所殺張本瘞於計翻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使楊漢賓焚掠州城河南官氏志後魏改叱門氏爲門氏又有吐門氏改爲門氏又有庫門氏改爲門氏校戶教翻　詔贈李贊華燕王燕於賢翻遣使送其喪歸國　張朗將其衆入朝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將即亮翻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爲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爲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稱尺證翻寧以避事見弃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帝聞平盧節度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以虞變也將即亮翻下同改興唐府曰廣晉府後唐改魏州爲興唐府晉興又改爲廣晉府以易世而易府名也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爲契丹所立自以本契丹叛將盧文進自契丹來奔見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年辛丑弃鎮奔吳九域志安州東至黃州四百里東南至鄂州三百六十里黃鄂皆吳土也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徐知誥以鎮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

李德誠德勝節度使秦中耆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周本所言先王謂楊行密也帥讀曰率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強其兩翻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吳楊行密廟號太祖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吳宮謂江都宮妖一遥翻吳主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鈞王龍德三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六月十三日校改三字增十二字删一字

再校改二字增六字删一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内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實封壹阡户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二 起彊圉作噩盡著雍閹茂凡二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 考異曰實録正月甲寅朔乙卯日食十國紀年蜀乙卯朔日食晉人避三朝日食而改厥耳蓋

詔以前北面招收指揮使安重榮 此以在晉陽圍城中所授安重榮軍職言也故曰前重直龍翻為成

德節度使 時祕瓊自爲成德留後以安重榮代之 以祕瓊爲齊州防禦使 祕姓也漢魏之間有南安祕宣 遣引進使王景崇諭瓊以利害重榮與契丹將趙思温偕如鎮州瓊不敢拒命 畏契丹也丙辰重榮奏已視事 爲安重榮以成德反張本 景崇邢州人也 契丹以幽州爲南京 歐史曰以幽州爲燕京參考趙思温爲留守事則南京爲是 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始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 李崧議以帝鎮河東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亦不責琦 李崧呂琦建和契丹以制河東之議見上卷上年三月 乙丑以琦爲祕書監丙寅以崧爲兵部侍郎判户部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 語牛倨翻 必爲將相

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 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遼州引兵還魏州 趙德鈞敗見上卷上年閏十一月范延光屯遼州見上年十月其還魏州亦必在閏十一月 雖奉表請降 降户江翻 内不自安以書潛結祕瓊欲與之爲亂瓊受其書不報延光恨之瓊將之瘠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戛津殺之 爲范延光以魏反張本 戛津古鄗縣唐所殺張本戛津屬貝州宋以戛津屬北京在京東北二百五十里戛津屬貝州 雅翻 帝不問 戊寅以李崧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厭於鹽翻維翰勸帝推誠弃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史言桑維翰有益於石晉草創之初者如此賈音古

女爲妃壻力展翻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爲江寧府先是吳以昇州爲金陵府今復更名牙城曰宮城廳堂曰殿以左右司馬宋齊丘徐玠爲左右丞相馬步判官周宗內樞使官縣人周廷玉爲內樞使縣漢縣唐屬歙州九域志在州西一百五十三里縣長青

顏師古音伊劉昫音醫自餘百官皆如吳朝之制朝直遥翻置騎兵八軍步兵九軍二月吳主以盧文進爲宣武節度使宣武軍汴州時屬晉吳以盧文進遥領耳兼侍中戊子吳主使宜陽王璟如西都吳以金陵爲西都見上卷上年璟子皓翻冊命齊王受冊赦境內冊王妃曰王后吳越王元瓘之弟順化節度使同平章事元珦獲罪於元瓘廢爲庶人錢元珦得罪之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珦音向契丹主自上黨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不使還鎮節度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契丹之命契丹

攻之不克應州馬軍都指揮使金城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漢之金城唐蘭州五泉縣是也唐之金城漢爲枝陽縣地凉置廣武郡隋廢郡爲廣武縣唐乾元二年更曰金城屬蘭州按此非蘭州之金城乃應州之金城縣也唐明宗生於代北之金鳳城及即位以其地置金城縣仍置應州治焉郭崇威蓋以土人爲本鎮都將又匈奴須知云應州東至幽州八百五十里金城縣東北至朔州八百里如須知所云應州與金城縣似爲兩處南北風馬牛不相及未能審其是又當從涉其地者問之挺拔也契丹主過新州命威塞節度使翟璋斂犒軍錢十萬緡初契丹主阿保機彊盛室韋奚霫皆役屬焉翟直格翻又徒歷翻姓也犒苦到翻霫似入翻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其衆西徙嬀州帥讀曰率依劉仁恭父子號西奚東奚居琵琶川西奚徙嬀州依北山而居去諸卒子掃剌立剌來達翻下拽剌同唐莊宗滅劉守光賜掃剌姓李名紹威紹威娶契丹逐不曾之姊逐不曾獲罪於契丹奔紹威紹威納之契丹怒攻之不克紹威卒子拽剌立拽戶結翻及契丹主德光自上黨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拽剌迎降降戶江翻時逐不曾亦卒契丹主曰汝誠無罪掃剌逐不曾負我皆命發其骨磑而颺之磑五對翻礱也今人謂之磨颺余章翻諸奚畏契丹之虐多逃叛契丹主勞翟璋曰當爲汝除代令汝南歸勞力到翻爲于僞翻己亥璋表乞徵詣闕既而契丹遣璋將兵討叛奚攻雲州有功留不遣璋璋鬱鬱而卒張礪自契丹逃歸爲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曰

何故捨我去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契丹置通事以主中國人以知華俗通華言者爲之宋白曰契丹主腹心能華言者目曰通事謂其洞達庶務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復扶又翻答彥英而謝礪礪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史言契丹主知重儒者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珦少詩照翻珦許今從吳越備史九國志數有軍功數所角翻鏐賜之兵仗及吳越王元瓘立元珦爲土客馬步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恃恩驕橫橫戶孟翻增置兵仗至數千國人多附之元瓘忌

之使人諷元珦請輸兵仗出判溫州元珦不從銅官廟吏告元珦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江山又爲蠟丸從水竇出入與兄元珧謀議蠟丸者蠟彈書也作書以蠟丸其外三月戊午元瓘遣使者召元珦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珦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珧元珧被幽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四年元珦元珧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光武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二年曹公事見六十四卷獻帝建安五年今宜效之元瓘從之或得唐潞王薨及髀骨獻之庚申詔以王禮葬於徽陵南唐閔帝之葬從徽陵封纔數尺見者悲之潞王葬於徽陵

南見者莫之悲也豈非人心之公是非邪　帝遣使詣蜀告即位且叙姻好蜀主孟知祥與帝皆後唐之主壻蜀主娶晉王克用姪女帝娶明宗姪女與蜀後主兄弟行也故叙姻好呼到翻蜀主復書用敵國禮　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天雄軍巡內有貝博衛澶相五州刺史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唐制三十里一驛十驛三百里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吳徐知誥立子景通爲王太子固辭不受追尊考忠武王温曰太祖武王妣明德太妃李氏曰王

太后壬申更名誥更工衡翻徐知誥去名上知字單名誥示不與徐氏兄弟同也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朔方節度使張從賓爲東都巡檢使　漢主以疾愈大赦　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長興二年楊廷藝得交州見唐明宗紀皎姓也　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　吳越王元瓘復建國如同光故事元瓘之初立罷建國事見二百七十八卷唐明宗長興三年　丙申赦境內立其子倧爲世子倧子損翻以曹仲達沈崧皮光業爲丞相鎮海節度判官林鼎掌教令　丁酉加宣武節度使楊光遠兼侍中　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於寶皇宮唐明宗長興二年閩主璘作寶皇宮又遣

使散詣諸州伺人隱慝（慝吐得翻）五月吳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好呼到翻）主亦遣使報之　丙辰敕權署汴州牙城曰大寧宮（時御史臺奏汴州在梁有京都之號及唐莊宗廢爲宣武軍至明宗行幸時掌事者修葺衙城遂掛梁時宮殿門牌額當時識者或竊非之一昨車駕省方暫居梁苑衙城內齋閣牌額一如明宗行幸之時無都號而有殿名恐非典據竊尋秦漢以來鑾輿所至多立宮名隋於楊州立江都宮太原立汾陽宮岐州立仁壽宮唐於太原立晉陽宮同州立長春宮岐州立九成宮宮中殿閣皆題署牌額以準皇居請依故事於汴州衙城門權掛一宮門牌額則其餘齋閣並可取便爲名勑行闕宜以大寧宮爲名）　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　追尊四代考妣爲帝后（按五代會要高祖璟謚靖祖孝安皇帝妣秦氏謚元皇后曾祖郴謚肅祖孝簡皇帝妣安氏謚恭皇后祖昱謚睿祖孝平皇帝妣米氏謚獻皇后考紹雍謚獻祖孝元皇帝妣何氏謚懿皇后若以前史謂皇考名臬捩雞推之則四世之名意皆有司所撰者也）己卯詔太社所藏唐室罪人首聽親舊收葬初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嘗事梁均王爲內諸司使至是請其首而葬之（唐藏梁均王首於太社見二百七十二卷莊宗同光元年史爲婁繼英請而不克葬張本）　六月吳諸道副都統徐景遷卒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橫戶孟翻）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澶時連翻）延光亦思張生之言（張生之言見上正月）遂從之甲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

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度河焚草市時天下兵爭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價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傷財以害其生也此草市在滑州城外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白馬在滑州縣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爲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侍衛都軍使即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將步騎一萬屯滑州五代會要曰天福六年改成德兩軍爲護聖左右軍據此則此時已有護聖軍矣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長知兩翻帥延光以馮暉爲都部署孫銳爲兵馬都監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

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黎陽在魏州西南故循河西上而後至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澶州界薛史天福六年詔以此即史思明所濟胡良渡也在滑州北岸渡月城爲大通軍浮橋爲大通橋胡梁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凝署其門不通賓客前耀州團練推官襄邑張詡襄邑大梁東南一百七十里致書于凝以爲切近之職爲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未幾除左拾遺幾居豈翻詡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好呼到翻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帝深然之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吳巒遣使

間道奉表求救帝爲之致書契丹主請之間古莧翻陘北諸州皆歸契丹故間道南來爲于僞翻契丹主乃命翟璋解圍去帝召巒歸以爲武寧節度副使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爲魏府四面都部署侍衛使即侍衛都軍使史從省文也張從賓爲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爲魏府西面都部署相州在魏州之西使高行周自潞州將兵屯相州以臨范延光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自大梁而征魏州爲北征薛史周紀郭威初事李繼韜繼韜誅配從馬直晉祖領副侍衛召置麾下因而得事漢祖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爲郭威爲劉知遠佐命張本

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河南兵河南府兵也張從賓時爲洛陽巡檢使故使發之延光使人誘從賓誘音酉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重直龍翻下重乂同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張全義自唐末尹河南歷唐梁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乂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軍張從賓雖以張延播知河南府事不使之在府治事而使之從軍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汜水關以縣名關即虎牢關也詳見辯誤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帥讀曰率又詔

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羽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恟懼羽檄縱橫言軍書紛委也從官家屬皆留東都而從駕在汴根本已拔故恟懼也縱子容翻從才用翻恟許拱翻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從千容翻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史言桑維翰能以整暇鎮物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螺峯見賢遍翻螺盧戈翻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興用度不足閩主謂吏部侍郎判三司候官蔡守蒙曰後漢置東候官縣隋廢入閩縣唐復置候官縣屬福州九域志治州郭下聞有司除官皆受賂有諸對曰浮議無足信也閩主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冒者勿拒罔冒謂欺罔僞冒而求官者以事理之所無而欺上

春松

謂之罔假它人之所有以飾僞謂之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廉以爲不可閩主怒守蒙懼而從之自是除官但以貨多少爲差爲蔡守蒙以賣官受誅張本閩主又以空名堂牒使醫工陳究賣官於外堂牒即今人所謂省劄空名者未書所授人名既賣之得錢而後書塡空苦貢翻專務聚歛無有盈厭歛力贍翻厭於鹽翻又如字又詔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廷浩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史言桑維翰有膽略晉朝倚以爲社稷之固少詩沼翻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

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婁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尹暉舉軍降潞王以得節鎮今居環衛則爲散官溫韜自唐明宗時受誅其諸子廢弃而婁繼英子婦溫延沼女也繼英亦居冗散故皆應延光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諜人賞獲者殺諜人汙烏故翻諜達協翻禁蠟書勿以聞不欲知所招誘主名所以安反側也暉將奔吳爲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萇從簡盛爲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白

楊光乙

奉進在滑州是年六月遣白奉進屯白馬白馬滑州治所也軍士有夜掠者捕之獲五人其三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已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分扶問翻柰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符彥饒自以鎮滑州爲主白奉進屯滑州爲客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從才用翻呼火故翻擐音宦操七刀翻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爲帥步兵欲從亂

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帥讀曰率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魏城謂魏州城也時范延光據魏州反九域志滑州南至大梁二百里時帝在大梁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復扶又翻萬所部兵尚有呼躍者呼火故翻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候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荊館左傳楚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出奔聲子遇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杜預注曰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以班荊名館取諸此也此館必在汴州郊外

其兄弟皆不問按符存審諸子皆有材氣而彥卿又爲一時名將彥饒不能馭下倉猝成亂兄弟初不通謀罪不相及古法也楊光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趣七喻翻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謂在晉安寨殺張敬達而降也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今若改圖眞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滑三鎮繼叛魏范延光孟張從賓滑符彥饒人情大震帝問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北結彊虜彊虜謂契丹鼠輩何能爲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戢則立翻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

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科條也）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軍士盜紙錢一幞（幞逢玉翻釋云帕也）主者擒之（主者紙錢之主也）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唐法治盜計贓定罪劉知遠嚴刑以威衆欲鎮服其心以折亂萌非可常行於平世也）由是衆皆畏服乙卯以楊光遠爲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爲河南尹東京留守（京當作都）以杜重威爲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爲河陽節度使（侯益張從賓就命鎮河陽）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爲首擢萬爲義成節度使（就以滑帥賞馬萬晉漢之間有白毋榮因亂而帥成德馬萬之類也）丙辰以盧順密爲果州團

練使（果州時屬蜀命盧順密遥領團練使）方太爲趙州刺史既而知皆以討張從賓故以盧順密爲留後（更工衛翻時杜重威領昭義節渡北）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銳衆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渡河溺死（溺奴狄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妻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符彦饒張從賓等皆死馮暉孫銳又敗范延光之勢孤且劒矣）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事見二百

族曾孫也李回唐武宗會昌中爲相

詔東都留守司百官悉赴行在張從賓既平然後洛都留司百官得赴行在自是遂定都大梁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博州范延光巡屬也

安州威和指揮使王暉五代會要唐有威和拱衞內直軍晉天福六年改爲興順左右軍

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瓌瓌古回翻

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帝遣右領軍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赦王暉爲唐州刺吏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孫銳勸范延光反見上六年

遣使奉表待罪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吳同平章事王令謀如金陵勸徐誥受禪誥讓不受

山南東道

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奔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

朏敷尾翻邀其自復州而奔吳鄂州之路也

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悉遣詣闕

說式芮翻

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于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

呼火故翻

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首惡天子猶赦之我輩脅從何罪乎帝雖知金全情掩而不問

吳歷陽公濛知吳將亡甲子殺守衛軍使王宏宏子勒兵攻濛濛射殺之

濛被囚見二百七十九卷唐潞王清泰元年

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

詣廬州欲依之九域志和州西至廬州五百三十里本聞濛至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爲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門闢則兩扉開門闔則兩扉合使人執濛于外送江都徐誥遣使稱詔殺濛于采石迎而殺之不使得至江都追廢爲悖逆庶人絕屬籍絕楊氏屬籍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池州悰徂宗翻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梁唐以來士民奉使及俘掠在契丹者悉遣使贖還其家　吳司徒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內樞使忠武節度使王令謀忠武軍許州時屬晉吳以王令謀遷節鎮耳老病無齒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亟紀力翻力勸徐誥受禪是月吳主下詔禪位于齊李德誠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宋齊丘以受禪之議不自已發而爲周宗等所先遂堅持異議欲以爲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九月癸丑令謀卒王令謀所見誠不可與王琨同日語也　甲寅以李金全爲安遠節度使爲李金全外叛張本　婁繼英未及葬梁均王而誅死婁繼英求葬梁均王見上五月詔梁故臣右衛上將軍安崇阮與王故妃郭氏葬之　丙寅吳主命江夏王璘奉璽綬于齊楊行密據有江淮傳渥隆演至溥而亡璘離珍翻璽斯氏翻綬音受冬十月甲申齊王誥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昇元國號唐徐誥自以本李氏之

子既舉大號欲纂唐緒故改國號爲唐爲復李姓張本追尊太祖武王曰武皇帝猶不敢忘徐溫而追尊之其後立李氏宗廟遂以徐溫爲義祖乙酉遣右丞相玠玠徐玠也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皇帝尊號曰高尚思玄引古讓皇宮室乘輿服御皆如故宗廟正朔徽章服色悉從吳制乘繩證翻丁亥立徐知證爲江王徐知諤爲饒王知證知諤皆徐溫之子於誥爲弟以吳太子璉領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封引農公唐主宴羣臣於天泉閣天泉閣蓋因晉宋時之天泉池故地起閣因以爲名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宋齊丘不樂樂音洛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考異曰十國紀年云遺宗信書令宗信諷止德誠勸進而不云宗信何人今但云止德誠勸

程應興

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齊丘頓首謝子嵩宋齊丘字也通鑑梁太祖乾化二年書齊丘謁知誥署昇州推官至是年二十六年今曰三十年舊交蓋乾化二年署推官而謁知誥又在乾化二年之前也己丑唐主表讓皇改東都宮殿名皆取於仙經唐都金陵以江都爲東都讓皇常服羽衣習辟穀術辛卯吳宗室建安王珙等十二人皆降爵爲公而加官增邑降王爲公所以示易姓加官增邑所以慰其心珙居勇翻丙申以吳同平章事張延翰及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並同平章事讓皇以唐主上表致書辭之唐主表謝而不改丁酉加宋齊丘大司徒齊丘雖爲左丞相不預政事心慍懟慍於運翻懟直類翻聞制

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爲布衣時陛下爲刺史（唐主爲昇州刺史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乾化二年）今日爲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遠于願翻宋齊丘之心迹至是畢露吾觀唐主之心豈特疎之而已蓋惡而欲遠之不能也）乙巳立王后宋氏爲皇后戊申以諸道都統判元帥府事景通爲諸道副元帥判六軍諸衛事太尉尚書令吳王　閩主命其弟威武節度使繼恭上表告嗣位于晉且請置邸于都下（閩與中國絕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十一月乙卯唐吳王景通更名

高文生

璟（更工衡翻璟俱永翻）唐主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漢之孝平后周之天元后與夫吳楊璉之妃蓋異世而同轍也宋白曰永興縣本漢鄂縣地陳置永興縣唐屬鄂州）戊午唐主立其子景遂爲吉王景達爲壽陽公以景遂爲侍中東都留守江都尹帥留司百官赴東都（南唐倣盛唐兩都之制建東西都置留臺百司於江都帥讀曰率）戊辰詔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副元帥進封吳越國王（考異曰實錄天福二年十一月加元瓘副元帥國王程遜等爲加恩使四年十月丙午以程遜没于海廢朝贈官程遜傳云天福三年秋使吳越使回溺死元瓘傳云天福三年封吳越國王蓋二年冬制下遜等以三年至杭州不知溺死在何年而晉朝以四年十月始聞之也吳越備史天福二年四月敕遣程遜等授王副元帥國王甲午王即位用建國之儀如同光故事是歲程遜還京溺于海

按元瓘初立稱繆遺命止用藩鎮禮明年明宗封吳王應順初閔帝封吳越王故以天福二年即王位而備史以爲授元帥國王然後即位誤矣

安遠節度使李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爲中門使軍府事一以委之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帝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考異曰薛史仁沼作仁紹今從實錄且召漢筠欲授以他職庶保全功臣漢筠大懼始勸金全以異謀乙亥金全表漢筠病未任行任音壬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曰仁沼忠義之士以代漢筠所益多矣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李金全叛奔南唐之計自是定矣

十二

月戊申蜀大赦改明年元曰明德　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爲遼人用趙延壽以圖晉張本

三年春正月己酉日有食之　唐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西平恭烈王周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周本雖不能存吳然其過李德誠遠矣　丙寅唐以侍中吉王景遂參判尚書都省　蜀主以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張業爲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武泰節度使王處回兼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黔邊於諸蠻遂蜀之內地也以此爲進律

二月庚辰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駮北角翻）以爲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聞音問）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帝樂聞讜言（樂音洛讜音黨）詔百官各上封事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乙未復降御札趣之（復扶又翻趣讀曰促）　三月丁丑敕禁民作銅器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此謂後唐之世也若盛唐之世天下銅冶九十有餘所）喪亂以來（喪息浪翻）皆廢絕錢日益耗民多銷錢爲銅器故禁之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藏典主帑藏之吏藏徂浪翻）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被皮義翻）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節度州者節度使所治之州朱記大將者不給銅印給木朱記以爲印信）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量遷職名而已（量音良）從之　夏四月甲申唐宋齊丘自陳丞相不應不豫政事唐主荅以省署未備　吳讓皇固辭舊宮（以既讓位於唐不敢居江都宮）屢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爲言（亟去吏翻）五月戊午唐主改潤州牙城

爲丹楊宮以李建勳爲迎奉讓皇使　楊光遠自恃擁重兵（時范延光未平晉之重兵皆在楊光遠之手）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屈意從之（爲楊光遠請易置執政張本）庚申以其子承祚爲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冠古玩翻爲楊光遠叛亂張本）壬戌唐主以左宣威副統軍王輿爲鎮海留後客省使公孫圭爲監軍使親吏馬思讓爲丹楊宮使徙讓皇居丹楊宮（選用王輿等以防衛故吳主）宋齊丘復自陳爲左右所閒（復扶又翻閒古莧翻）唐主大怒齊丘歸第白衣待罪或曰齊丘舊臣不宜以小過弃之唐主曰齊丘有才不識大體乃命吳王璟持

手詔召之六月壬午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爲（史言唐主斯言得君人之體）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陽者（以吳者楊氏國號而陽字與楊字同音也）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留守判官東都留守判官也）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逆取本之漢陸賈逆取順守之言）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丙戌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唐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所費雖寡猶多於漢文之露臺（露臺事見漢文帝紀）況魏城未下（謂范延光尚據魏州楊光遠攻之未下也）公私困窘（窘渠隕翻）誠非陛

下修宮館之日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上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己丑金部郎中張鑄奏竊見鄉村浮户浮户謂未有土著定藉者言其蓬轉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於水上然非不勤稼穡非不樂安居樂音洛但以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爲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中書奏朝代雖殊朝直遥翻條制無異請委官取明宗及清泰時敕詳定可久行者編次之己酉詔左諫議大夫薛融等詳定　辛酉敕作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以受命寶爲潞王所焚故也時中書門下奏准勑製皇帝受命寶今按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刻之玄璽白玉爲螭首其文曰皇帝受命有德者昌勑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按唐六典受命寶天子修封禪禮神祇則用之　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爲太后冊禮使考異曰周世宗實録馮道傳云虜遣使加徽號於晉祖晉亦獻徽號於虜始命兵部尚書王權銜其命權辭以老病晉祖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道無難色按晉高祖實録天福三年八月戊寅道爲契丹太后冊禮使十月戊寅北朝命使上帝徽號戊子王權以不受北使停任周世宗實録誤也　左僕射劉煦爲契丹主冊禮使煦本作昫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三十萬乃講和

元約歲輸之數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遺唯季翻好呼到翻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應天太后即契丹主母述律氏應天之號蓋帝所上也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還從宣翻朝野咸以爲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既得幽州命曰南京天福元年契丹始得幽州以唐降將趙思溫爲留守思溫子延照在

晉帝以爲祁州刺史唐昭宗景福三年義武節度使王處存奏以定州無極深澤二縣置祁州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帝不許趙延照後遂入契丹爲契丹用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閒晉閒古莧翻宋齊丘之意以謂殺契丹使於晉境則契丹主必謂晉人殺之而誚讓晉此所以閒之也壬午楊光遠奏前澶州刺史馮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馮暉自澶州入廣晉與范延光同反見上年六月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己丑以暉爲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厚賞馮暉欲以攜范延光之黨楊光遠自去年六月攻范延光七月破馮暉等始進兵攻廣晉今歲餘矣而猶不下唐莊宗即位改魏州爲興唐府帝革命改爲廣晉帝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

憲入城諭范延光（內職蓋官者也）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然猶遷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處昌呂翻下同復扶又翻）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圖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衆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帥讀曰率）朱憲長公主以歸（趙延壽妻唐明宗女也延壽入契丹其妻留洛今延壽在北用事故來取之長知兩翻）汴州人也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

壬戌唐太府卿趙可封請唐主復姓李立唐

宗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楊光遠之討范延光也制令兼知天雄軍行府事延光既降而光遠請入朝時劉處讓奉詔入魏諭降延光因使之權知軍府）己巳制以范延光爲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賜鐵券者恕其死而明之以信誓）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今日謂制書到魏州之日也）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叛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爲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奔廣晉（去年六月張從賓反踰月而敗）范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登

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射而亦翻）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爲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殺母惡逆不可赦（律有十惡殺父母者惡逆恩赦之所不原）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家者固不可無信（治直之翻）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三靈謂天神地祇人鬼）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尊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自此歷漢周至宋皆都于汴梁建東都於汴州以汴州爲開封府開平三年割滑州之酸棗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之太康九縣並隸開封府唐同光二年詔以陽武匡城扶溝考城四縣屬汴州餘還故屬匡城即長垣天成元年扶溝復隸許州至是詔汴州宜升東京仍升開封浚儀兩縣爲赤縣其餘爲畿縣應舊置開封府所管屬縣並依舊割屬收管亦升爲畿縣）復以汴州爲開封府以東都爲西京以西都爲晉昌軍節度（唐以長安爲西都以洛陽爲東都梁始都汴以汴州爲東京洛陽爲西京而以長安爲節鎮後唐滅梁復唐兩都之舊而以汴州爲節鎮晉今復於汴州建東京開封府以洛陽之東都爲西京以長安之西都爲晉昌軍）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之（王權唐左僕射起之曾孫父蕘官至右司郎中起之先世播相唐文宗薛史王起官至左僕射山南西道節度使冊贈太尉）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

停官　初郭崇韜既死郭崇韜死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數所角翻分扶問翻帝常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依違者謂若依若違無可否一定之說折之舌翻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光遠既平范延光挾功邀上以斥執政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考異曰竇貞固少帝實錄及薛史劉處讓傳云楊光遠入朝遂於高祖前面言執政之失乃罷維翰等樞密使以處讓爲之楊光遠傳云范延光降光遠面

任未生

奏維翰擅權高祖以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領安陽光遠爲西京留守今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三年十月壬辰維翰崧罷樞密使庚子光遠始入朝對於便殿十一月戊申光遠爲西京留守天福四年閏七月壬申維翰出爲相州節度使蓋處讓光遠傳之誤晉少帝實錄及薛史桑維翰傳叙光遠鎮洛陽後疏維翰出相州是也以處讓爲樞密使　太常奏今建東京而宗廟社稷皆在西京請遷置大梁敕旨且仍舊　戊戌大赦　楊延藝故將吳權自愛州舉兵攻皎公羨於交州延藝當作廷藝皎公羨殺楊廷藝見本卷上年劉昫曰愛州東至小黃江口四百六十里入交州界羨遣使以賂求救於漢以下文考之羨上當有公字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萬王弘操爲靜海節度使徙封交王言將以交州爲弘操封略將兵救公羨漢主自將屯于海

門爲之聲援漢主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黠下八翻鄉讀曰嚮）不聽命引操帥戰艦自白藤江趣交州（白藤江當在峯州界自此進至花步抵峯州帥讀曰率趣七喻翻）權已殺公羨據交州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杙與職翻檿也）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僞遁（挑徒弘操逐之翻）須臾潮落漢艦皆礙鐵杙不得返（艦戶黯翻）漢兵大敗士卒覆溺者太半引操死漢主慟哭收餘衆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漢主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尸益倣之孫也（先悉薦翻蕭倣）

相唐懿宗楚順賢夫人彭氏卒彭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治直之翻）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別彼列翻）有商人妻美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史以婦人能守節書其事而失其姓氏而馬希範之淫暴不可揜矣）河決鄆州（鄆音運）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范延光降自魏徙鄆今自鄆州入朝）丙午以閩主昶爲閩國王（書閩主者表其已竊大號書以爲國王者晉命也）以左散騎常侍盧損爲冊禮使賜昶赭袍（赭袍天子所服賜之是許之竊號也）戊申以威武節度使王繼恭爲臨海郡王閩主聞之遣進奏官林恩白執政以既襲帝號辭冊命及使者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

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帝患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楊光遠雖蓄異志而帝與契丹無間則無從而發也至出帝與契丹構隙則引契丹爲援而速禍矣辛亥建鄴都於廣晉府唐莊宗之初即位也建東京於魏州以魏州爲興唐府後改爲鄴都明宗天成四年廢晉受命以魏州爲廣晉府今復建鄴都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彰德軍梁貞明閒嘗置之矣張彥之變尋廢今復置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分天雄之貝博成德之冀州爲永清軍澶

州舊治頓丘帝慮契丹爲後世之患遣前淄州刺史汲人劉繼勳徙澶州跨德勝津并頓丘徙焉澶州本治頓丘縣今併州縣皆徙治德勝按九域志之澶州距魏州一百三十里德勝之澶州晉人議者以爲距魏州一百五十里有二十里之差蓋自澶州北城抵魏州止一百三十里若自南城渡河并浮梁計程則一百五十里也以河南尹高行周爲廣晉尹鄴都留守貝州防禦使王廷胤爲彰德節度使右神武統軍王周爲永清節度使始升貝州爲永清軍廷胤處存之孫唐末王處存鎮易定周鄴都人也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范延光帥天雄相州其巡屬也掖漢縣唐帶萊

州相息亮翻戊午以景爲耀州團練使　癸亥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爲文仍令鹽鐵頒下模範鹽鐵者鹽鐵使司也下戶嫁翻惟禁私作銅器五代會要時令三京鄴都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令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爲文左環讀之委鹽鐵鑄樣頒下諸道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或慮諸色人接便將鉛鐵鑄造雜亂銅錢仍令所屬依舊禁斷尚慮逐處銅數不多宜令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爲主官司不取課利其有生熟銅仍許所在中賣入官或任自鑄錢行用不得接便別鑄銅器立左金吾衛上將軍重貴爲鄭王充開封尹通鑑封子姪爲王多書封亦或書立蓋因當時史官成文書之無義例也　庚辰癸亥敕先許公私鑄錢慮銅難得聽輕重從便但勿令缺漏許民私鑄已非可久之法況又聽其

許国友

輕重從便則民必鑄輕安有鑄重者乎惟患鑄之不輕薄耳輕薄之甚必至缺漏此錢安可久行邪

辛丑吳讓皇卒年三十八考異曰薛史唐餘錄皆云溥禪位踰年以幽卒歐陽史但云卒九國志云溥能委運授終不罹篡殺之禍深於機者也十國紀年曰辛丑唐人弒讓皇事不可明今但云卒唐主廢朝二十七日唐主於舊君之卒依傍漢朝臣爲君服以日易月之制爲廢朝日數自古以來易姓之君惟唐主於舊君若加厚者原心定罪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既奪其食矣乃引其臂而按摩之曰吾愛吾兄也朝直遥翻追謚曰睿皇帝是歲唐主徙吳王璟爲齊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既出郊作亂突門入城剽掠於市突城門而入剽掠也剽匹妙翻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東走欲自訴於朝廷

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一 六月十三日校改五字增十四字刪一字再校增三字刪二字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貳阡陸伯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晉紀三 起屠維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

天福四年春正月辛亥以澶州防禦使太原張從恩爲樞密副使 澶時連翻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 鈔楚交翻復扶又翻 甲寅以義成節度使馮暉爲朔方節度使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爲彊大 酋慈秋翻長知

兩翻暉至彥超入賀自其部落入靈州城以賀暉厚遇之因爲於城中治第爲于僞翻下主爲同治直之翻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質彥超於城中則党項諸部不敢鈔暴於外故安

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乙丑唐主許之羣臣又請上尊號上時掌翻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二月乙亥改太祖廟號曰義祖唐主初受禪尊徐溫爲太祖今復姓李以溫爲義父故改改廟號爲義祖己卯唐主爲李氏考妣發哀與皇后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衰倉回翻臨力鴆翻初喪之禮自古無五十四日之制唐主亦是依傍漢晉以日易月之制居父喪母喪各二十七日故爲五十四日

江王知證饒王知誨知證知誨徐溫子李建勳之妻廣德長公主假衰絰入哭盡禮如父母之喪李建勳妻徐溫女也勢利所在非血氣之親而親長知兩翻辛巳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庚寅唐主更名昇更工衡翻昇皮變翻詔百官議二祧合享禮二祧徐李二姓之先也辛卯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爲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祖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後別建廟祀之帝曰通鑑既帝晉帝渾殺此亦因江南舊史失於更定吾自幼託身義祖事見二百六十卷唐昭宗之乾

寧二年

鄉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能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吳王恪死於唐高宗朝爲房遺愛所誣引非其罪也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褘有功褘子峴爲宰相玄宗朝信安王褘有邊功峴相肅宗峴户典翻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考異曰周世宗實録及薛史稱昇唐玄宗第六子永王璘苗裔江南録憲宗第八子建王恪之玄孫李昊蜀後主實録云唐嗣薛王知柔爲嶺南節度使卒於官其子知誥流落江淮遂爲徐温養子吳越備史昇本潘氏湖州安吉人父爲安吉砦將吳將李神福攻衣錦軍過湖州虜昇歸爲僕隷徐温嘗過神福愛其謹厚求爲假子以讖云東海鯉魚飛上天昇始事神福後歸温故冒李氏以應讖劉恕以爲昇復姓附會李氏而吳越與唐人仇敵亦非實録昇少孤遭亂莫知其祖系昇曾祖超祖志乃與義祖之曾祖祖同名知其皆附會也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有司曰三十年爲世陛下生於文德已五十年矣文德唐僖宗末年之號言唐主之生至是年爲五十年遂從之

盧損至福州盧損去年十一月奉冊使閩今乃至福州閩主稱疾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其禮部員外郎鄭元弼奉繼恭表隨損入貢閩主不禮於損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賓謂盧損也其能久乎余將僧服而北逃會相見於上國耳時假號偏隅者以中原爲上國以余觀之林省鄒亦非善士有樊若水之志而不得遂其志耳

三月庚戌唐主追尊吳王恪爲定宗

孝靜皇帝自曾祖以下皆追尊廟號及謚　己未詔歸德節度使劉知遠忠武節度使杜重威並加同平章事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於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麻制也黃忠有功關羽猶恥與之同列杜重威何如人劉知遠其肯與之同制乎英雄倔彊之氣大抵然也）制下數日杜門四表辭不受帝怒謂趙瑩曰重威朕之妹夫知遠雖有功何得堅拒制命可落軍權（劉知遠時總宿衞諸軍）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爲唐兵十餘萬所攻（事見上卷上年）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鐵（注）石豈能成大業柰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聞音問）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帝意乃解命端明殿學士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君降心以撫其臣則臣亦自悔馴服勳舊彊悍之氣不容不爾）靈州戍將王彥忠據懷遠城叛（懷遠縣屬靈州趙珣聚米圖經曰唐懷遠鎮在靈州北約一百餘里宋時西夏彊盛即其地置興州其西九十餘里即賀蘭山）上遣供奉官齊延祚往詔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降戶江翻）上怒曰朕踐阼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爲延祚不應免死（以其殺降失信繼此將無以懷遠人也）

辛酉冊回鶻可汗仁美爲奉化可汗（時回鶻比年遣使朝貢故冊命之按五代會要回鶻自唐會昌間爲黠戛斯所破西奔居于甘州梁乾化元年遣使入貢至唐同光二年四月其本國權知可汗仁美遣使入貢命鄭績何延

嗣持節冊仁美爲英義可汗其年十一月仁美卒其弟狄銀嗣立遣都督安千等來朝貢狄銀卒阿咄欲立亦遣使來貢天成三年其權知可汗仁裕遣使入貢其年三月命使冊仁裕爲順化可汗晉天福三年遣使朝貢四年三月又遣使來朝兼貢方物其月命衛尉卿邢德昭持節就冊爲奉化可汗若據會要則仁美當作仁裕

夏四月唐江王徐知證等請亦姓李欲改其本姓從國姓以自親不許

辛巳唐主祀南郊癸未大赦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梁與崇政使議唐與樞密使議崇政使即樞密使之職也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治直之翻帝懲唐明宗之世安重誨專橫專橫事見唐明宗紀橫戶孟翻故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爲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劉處讓攘桑維翰樞密使見上卷上年稱尺證翻會處讓遭母喪甲申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以副使張從恩爲宣徽使直學士倉部郎中司徒詡工部郎中顏衎並罷守本官鄭樵氏族略曰帝王世紀舜爲堯司徒支孫氏焉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也二人本官倉部工部也衎苦旱翻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史言帝王命相當悉委以政事不當置樞密使以分其權帝以唐之大臣除名在兩京者皆貧悴李專美等除名見上卷元年悴秦醉翻復以李專美爲贊善大夫丙戌以韓昭胤爲兵部尚書馬胤孫爲太子賓客房暠爲右驍衛大將軍並致仕閩主忌其叔父前建州刺史延武戶部尚書延望才名巫者林興與

延武有怨託鬼神語云延武延望將爲變閩主不復詰（詰去吉翻）使興帥壯士就第殺之（帥讀曰率）并其五子閩主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道家以上清玉清太清爲三清）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戊申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賜印聽開府置官屬（梁開平四年已嘗加楚王殷天策上將軍今晉復以命其子希範）　辛亥唐徙吉王景遂爲壽王立壽陽公景達爲宣城王　乙卯唐鎮海節度使兼中書令梁懷王徐知諤卒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泰州本楊州海陵縣吳乾貞中立制置院南唐昇元元年升爲泰州　考異曰十國紀年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守衛甚嚴不敢與國人通昏姻久而男女自爲匹偶江表志讓皇子及五歲遣中使拜官賜朝服即日而卒按唐烈祖受禪使讓皇居故宮稱臣上表慕仁厚之名若惡楊氏則滅之而已何必如此之迂也他書皆未之見不知紀年據何書今不取）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珙稱疾罷歸永寧宮（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考）　乙丑以平盧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爲康化節度使璉固辭請終喪（終讓皇之喪也）從之　唐主將立齊王璟爲太子固辭乃以爲諸道兵馬大元帥判六軍諸衛守太尉錄尚書事昇楊二州牧（南唐以昇州爲西都楊州爲東都故二州置牧）　閩判六軍諸衛建王繼嚴得士心閩主忌之六月罷其兵柄更名

木正定

繼裕更工衡翻以弟繼鎔判六軍去諸衛字去羌呂翻林興詐覺流泉州望氣者言宮中有災乙未閩主徙居長春宮　秋七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行戶剛翻性粗率粗與麤同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爲之耳安重榮麤暴一夫耳使其彊梁亦何所至然其所以彊梁者亦習見當時之事遂起非望之心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廨古隘翻高居號翻中竹仲翻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祕瓊也見上卷二年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爲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爲怯謂人曰祕

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分扶問翻爲執政所可否可者則從之否者不從也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甲辰徙遇爲昭義節度使鎮定接境恐其合而爲變徙令稍遠以離析之　乙巳閩北宮火焚宮殿殆盡　戊申薛融等上所定編敕行之三年令薛融等詳定編敕今始上而行之上時掌翻　丙辰敕先令天下公私鑄錢見上卷上年今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及營邸肆於兩都與民爭利帝

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爲彰德節度使兼侍中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王都之難謂囚處直也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元年難乃旦翻至是義武缺帥皇甫遇徙潞故義武缺帥帥所類翻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如我朝之法我朝契丹自謂也朝直遥翻帝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練防禦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復遣使來言曰復扶又翻爾自節度使爲天子亦有階級邪帝恐其滋蔓不已厚賂契丹且請以處直兄孫彰德節度使廷胤爲義武節度使以厭其意厭於涉翻又如字契丹怒稍解初閩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都閩王審知廟號太祖從才用翻下同及康宗立更募壯士二千爲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皆厚於二都或言二都怨望將作亂閩主欲分隸漳泉二州二都益怒閩主好爲長夜之飲強羣臣酒好呼到翻強其兩翻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伺相吏翻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屢以猜怒誅宗室叔父左僕射同平章事延羲陽爲狂愚以避禍閩主賜以道士服置武夷山中武夷山在建州崇安縣南三十里朱元晦武夷圖序曰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崇安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仙所宅峯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絶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庋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且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俗所居而漢祀者即

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爲衆所臣服而傳以爲仙也武夷山中有道士觀閩主蓋置延義於觀中尋復召還幽於私第復扶又翻閩主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永泰朱文進光山連重遇數所角翻永泰縣屬福州晉分弋陽置西陽縣宋孝武大明初置光城縣梁於縣置光州後廢州置光城郡隋廢郡置光山縣仍置光州以縣屬焉九域志縣在州西六十里連重遇之先蓋與王潮兄弟同入閩連姓也左傳齊有連稱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閩主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甚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辛巳夜重遇入直帥二都兵焚長春宮帥讀曰率以攻閩主使人迎延義於瓦礫中呼萬歲礫郎擊翻復召外營兵共攻閩主復扶又翻下同獨宸衛都拒戰閩主乃與李后如宸衛都李后李春鷰也如往也比明比必利翻亂兵焚宸衛都宸衛都戰敗餘衆千餘人奉閩主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義使兄子前汀州刺史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閩主素善射引弓殺數人俄而追兵雲集閩主知不免投弓謂繼業曰卿臣節安在繼業曰君無君德臣安有臣節新君叔父也舊君昆弟也孰親孰疎閩主不復言繼業與之俱還至陁莊飲以酒醉而縊之還從宣翻又如字飲於禁翻并李后及諸子王繼恭皆死宸衛餘衆奔吳越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閩國王更名曦更工衡翻曦王審知少子也改

元永隆考異曰十國紀年通文四年延義自稱威武節度使改元永隆即晉天福四年也周世宗實錄薛史唐餘錄南唐烈祖實錄吳越備史及運歷圖紀年通譜皆同惟閩中啓運圖通文四年己亥閏七月延義立明年庚子改元永隆五年甲辰被弑林仁志閩國人載延義改年宜不差失然五代士人撰錄圖書多不憑舊文出於記憶及傳聞雖本國近事亦有抵牾者高遠叙事頗有本末余公綽雖在仁志之後然亦閩人故不敢獨從仁志所記又王曦既立若但稱節度使則不應改元及以其臣爲三公平章事按晉高祖實錄天福五年十一月甲申授閩國王延義威武軍節度使閩國王是曦先已自稱閩國王紀年脫漏耳赦繫囚頒賚中外以宸衛弑閩主赴於鄰國謚閩主曰聖神英睿文明廣武應道大弘孝皇帝廟號康宗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間古莧翻然其在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以太子太傅致仕李眞爲司

陳文宝

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連重遇之攻康宗也陳守元在宮中易服將逃兵人殺之陳守元蠱惑閩主者二世其死晚矣重遇執蔡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而斬之數所具翻蔡守蒙賣官見上卷上年閩王曦既立遣使誅林興於泉州林興流泉州見上六月蜀本誅作追河決薄州薄州當作博州八月辛丑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壬寅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舊制凡宰臣更日知印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帝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斷丁亂翻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然道嘗稱疾求退帝使鄭王重貴詣第省之省悉景翻曰來日不出朕當親往道乃出視事當時寵

遇羣臣無與爲比　己酉以吳越王元瓘爲天下兵馬元帥　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蔣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澧州唐之盛時溪州屬黔中觀察唐末陞黔中觀察爲黔南節度後號武泰軍時屬蜀境巡內言在巡屬之內也蔣當作獎唐長安四年以沅州之夜郎渭溪二縣置舞州開元十三年以舞武聲相近更名鶴州二十年又更名業州大厤五年又更名獎州辰澧時屬楚黔渠今翻又其廉翻焚掠鎮戍遣使乞師于蜀蜀主以道遠不許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勍渠京翻廖力救翻今讀從力弔翻帥讀曰率

癸未以唐許王從益爲郇國公奉唐祀從益尚幼李后養從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李后唐明宗曹皇后之女王淑妃明宗次妃也故后事之如母　冬十月庚戌閩康宗所遣使者鄭元弼至大梁是年十二月閩遣鄭元弼隨盧損入貢至是達大梁而康宗已於閏七月爲閩人所弑矣康宗遺執政書曰遺于季翻閩國一從興運久歷年華見北辰之帝座頻移言中國屢易主也致東海之風帆多阻言由此不脩職貢又求用敵國禮致書往來帝怒其不遜壬子詔却其貢物及福建諸州綱運並令元弼及進奏官林恩部送速歸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言王昶僭慢宜執留使者籍沒其貨乃下元弼恩獄下戶嫁翻

吳越恭穆夫人馬氏卒夫人雄武節度使綽之女也路振九國志馬綽餘杭人少與錢鏐俱事董昌以女弟妻鏐鏐復爲元瓘娶綽女按薛史梁貞明四年秦

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馬綽加檢校太尉秦州雄武軍也鏐傳又曰鏐恃崇盛分兩浙爲數鎮其節制署而後奏則其國內節帥皆稟朝命也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伎文穆王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爲之請於鏐爲于僞翻鏐喜曰吾家祭祀汝實主之禮冢婦主先世之祭祀今馬夫人不妬忌而廣嗣續故鏐喜其有託乃聽元瓘納妾鹿氏生弘儔弘儀弘倧許氏生弘佐吳氏生弘俶衆妾生弘偡弘億弘偓弘仰弘信僔子損翻倧徂冬翻俶昌六翻偡丈減翻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其臣遙折來使遂如吳越如往也使疏吏翻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是年夏加天策上將軍至是始開府置護軍都中尉領軍司馬

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皐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爲學士倣唐太宗天策府文學館立學士員路振九國志載李鐸潘起曹悅李莊徐牧彭繼英裴頎何仲舉孟玄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弘節蕭洙彭繼勳併拓拔恒等四人凡十八人恒戶登翻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弃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爲梯棧上圍之棧士限翻上時掌翻廖匡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爲念王以其母爲賢厚恤其家　十二月丙戌禁剏造佛寺剏與創同音初亮翻前所無而今創爲之者禁之閩王作新宮徙居之閩北宮燬于火曦改作新宮而徙居之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光裔言於漢主曰自馬后崩漢主娶于楚唐清泰元年馬后殂未嘗通使於楚親鄰舊好不可忘也劉馬通姻故曰親潭廣接境故曰鄰好呼到翻因薦諫議大夫李紓可以將命紓音舒漢主從之楚亦遣使報聘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主復以其子翰林學士承旨尚書左丞損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復扶又翻

五年春正月帝引見閩使鄭元弼等見賢遍翻使疏吏翻元弼曰王昶蠻夷之君不知禮義陛下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臣將命無狀願伏鈇鑕以贖昶罪帝憐

督承道

之辛未詔釋元弼等朝命考異曰洛中紀異云昶既爲丹即將籍沒之物爲贄晉祖方卑辭以奉戎主戎主降僞詔曰閩國禮物並付喬喬榮放其使人還本國晉所責乃遣使越海聘於楚主不敢拒之既而昶又遣使於楚丹求馬由滄濟淮甸路南去自茲往復不一時人無不憤惋昶以天福四年閏七月被弒十月元弼等至京下獄昶安得知而告楚丹今不取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獠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獠三州印請降於楚爲彭師暠盡節於馬氏張本帥讀曰率二月庚戌北都留守同平章事安彥威入朝北都自後唐以來建於太原上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楚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稱尺證翻對曰

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上悅　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便地者徙近楚境便於制令）表彭士愁爲溪州刺史以劉勍爲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高居號翻）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今辰州會溪城西南一里有銅柱即馬希範所立也天策府學士李皐爲之銘）　唐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璉謁平陵還（平陵蓋楊璉之父讓皇陵也還從宣翻又如字）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使然也路振九國志曰楊璉拜陵至竹篠口維舟大醉一夕而卒）追封謚曰弘農靖王（唐主因楊氏其先受封之郡追封爲弘農王謚曰靖）　閩主曦既立驕淫苛虐猜

許国方

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數所角翻）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監建州軍（史炤曰業當作鄴風俗通漢有梁令鄴鳳監古銜翻）教練使杜漢崇監南鎮軍（按福州西北與建州鄰閩主蓋置南鎮軍於福建二州界扼往來之要故是後王延政攻南鎮而福州西鄙戍兵皆潰）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捃居運翻）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翹訶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之敗其戍兵（訶虎何翻敗補邁翻下同）翹漢崇奔福州西鄙戍兵皆潰　二月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師逵軍於建州城西行真軍於城南皆阻水置營焚城外廬

舍延政求救於吳越壬戌吳越王元瓘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宣州寧國軍時屬南唐吳越使仰仁詮遥領耳當時列國自相署置多此類仰姓也何氏姓苑有此姓內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戊辰師逵分兵三千遣都軍使蔡弘裔將之出戰延政遣其將林漢徹等敗之於茶山斬首千餘級茶山在建州東二十五里今亦謂之鳳凰山北苑茶焙即其地安彥威王建立皆請致仕不許辛未以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劉知遠爲鄴都留守徙彥威爲歸德節度使加兼侍中癸酉徙建立爲昭義節度使進爵韓王以建立遼州人割遼沁二州隸

高怀友

昭義遼沁二州自唐以來本屬河東節度沁午鴆翻徙建雄節度使李德琉爲北都留守琉昌終翻守式又翻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從進恃其險固襄陽之地正得屈完所謂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之險故安從進恃之以傲朝廷陰蓄異謀擅邀取湖南貢物湖南貢物馬希範所進者也招納亡命增廣甲卒元隨都押牙王令謙押牙潘知麟諫皆殺之及王建立徙潞州帝使問之曰朕虛青州以待卿青州平盧軍卿有意則降制從進對曰若移青州置漢南襄陽在漢水之南臣即赴鎮帝不之責帝非姑息之主也慊然內顧其所以取中原者而思其所以守中原者畏首畏尾故諸鎮之桀驁者皆俛眉而撫馴之

丁丑王延政募敢死士千餘人夜涉水潛入潘師

達壘因風縱火城上鼓譟以應之戰棹都頭建安陳誨殺師達（建安漢冶縣地吳置建安縣唐帶建州）其衆皆潰戊寅引兵欲攻吳行眞寨建人未涉水行眞及將士棄營走死者萬人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吳分建安置南平縣晉武帝改爲延平縣王審知置延平鎮其子延翰改曰永平鎮今南劒州治所即其地）縣在州西一百八十里宋白曰順昌縣本建安縣之枝鄉地也吳永安三年置將樂縣隋併入邵武唐復置景福二年又置將水鎮改爲永順場尋立爲順昌縣）自是建州之兵始盛

夏四月蜀太保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季良請與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分判三司癸卯蜀主命季良判戶部昭裔判鹽鐵

業判度支（度徒洛翻）庚戌以前橫海節度使馬全節爲安遠節度使（以代李全全也）甲子吳越孝獻世子引僔卒（僔子損翻）吳越仰仁詮等兵至建州王延政以福州兵已敗去奉牛酒犒之（犒苦到翻）請班師仁詮等不從營于城之西北延政懼（見仰仁詮逼城而屯有圖建州之心是以懼）復遣使乞師于閩王（復扶又翻）閩王以泉州刺史王繼業爲行營都統將兵二萬救之且移書責吳越（所謂歸曲以直責也）遣輕兵絕吳越糧道會久雨吳越食盡五月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俘斬以萬計癸未仁詮等夜遁　胡漢筠既遠詔命不詣闕又聞賈仁沼二子欲訴諸朝（賈仁沼死見上）

卷二年朝直遥翻及除馬全節鎮安州代李金全漢筠紿金全曰進奏吏遣人倍道來言進奏吏謂安遠軍進奏院之主吏在大梁者也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以爲必有異圖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拒命自歸於唐金全從之說式芮翻丙戌帝聞金全叛命馬全節以汴洛汝鄭單宋陳蔡曹濮申唐之兵討之如此則河之南濟之西諸鎮之兵尽發矣單音善濮音卜以保大節度使安審暉爲之副審暉審琦之兄也李金全遣推官張緯奉表請降於唐降戶江翻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處昌呂翻唐主遣客省使尚全恭如閩和閩王曦及王延政六月延

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古者盟誓坎用牲加載書於上歃血以質諸天地鬼神宗廟之祭焫蕭合馨香而已至於灌獻尚鬱食品用椒荀卿言芬若椒蘭漢皇后椒房取其芬馥郎官含雞舌香奏事西京雜記載長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劉向銘博山爐漢官典職尚書郎給女史二人執香爐燒薰皆未以奉鬼神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爇嬰香多品疑皆後人傳會而言之宋范曄作香序備言諸香以譏評時人至其作後漢書亦不載漢人焚香事疑以香禮神之習出於魏晉已下程大昌演繁露曰梁武帝祭天始用沈香古未用也祀地用上和香注云以地於人近宜加雜馥即合諸香爲之言不止一香也閩主鏻之舉大號尊其父審知墓爲宣陵然兄弟相猜恨猶如故　癸卯唐李承裕等至安州是夕李金全將麾下數百人詣唐軍妓妾資財皆爲承裕所奪妓渠綺翻承裕入據安州甲辰馬全節

自應山進軍大化鎮應山古應國漢屬隨縣界梁分隨縣置永陽縣隋改曰應山唐屬安州九域志在州北一百八十里大化鎮屬應山縣與承裕戰于城南大破之承裕掠安州南走全節入安州丙午安審暉追敗唐兵於黃花谷段處恭戰死丁未審暉又敗唐兵於雲夢澤中九域志安州安陸縣有雲夢鎮今安陸縣南五十里有雲夢澤宋白曰安州雲夢縣本漢安陸縣地後魏大統十六年於雲城古城置雲夢縣敗補邁翻虜承裕及其衆唐將張建崇據雲夢橋拒戰審暉乃還馬全節斬承裕及其衆千五百人于城下送監軍杜光業等五百七人于大梁上曰此曹何罪皆賜馬及器服而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事見二百八十卷元年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

陳文宏

之戒無入安州城陳于城外陳讀曰陣俟文進出殿之以歸無得剽掠自盧文進至此皆言唐主相吳時事也殿丁練翻剽匹妙翻及李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兵戰而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惋烏貫翻唐主生於兵間老於兵間軍之利鈍熟知之矣其惋恨者誠有罪己之心惜不能如秦穆公耳至馮延巳輩乃訕笑先朝至於蹙國殄民而後巳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延巳之謂矣後之守國者尚鑒茲哉杜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復送於淮北遺帝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復扶又翻下同遺唯季翻校戶教翻又曰軍法朝章彼此不可言律之以軍法則喪師者此所必誅盜邊者彼所不恕繩之以朝章則兩國皆不可容之立於朝也朝直遙翻帝復遣之歸

使者將自桐墟濟淮九域志宿州鄿縣有桐墟鎮自桐墟而南至渦口則濟淮矣金人疆域圖桐墟在宿州臨渙縣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爲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舊將蓋從起於晉陽者臣光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將即亮翻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唐主使宦者祭廬山廬山在江州潯陽縣山南即唐都昌縣山北即唐之潯陽縣都昌今爲南康軍軍城之北十五里即廬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勞之曰勞力到翻卿此行甚精潔宦者曰臣自奉詔蔬食至今唐主曰卿某處市魚爲羹某日市肉爲胾何爲蔬食宦者慙服胾側吏翻臠肉爲之唐主之察衛嗣君之儔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餘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邪羨延面翻掊蒲侯翻　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郭以備建人又度民爲僧民避重賦多爲僧凡度萬一千人嗚呼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則閩國至今存可也　乙丑帝賜鄭元弼等帛遣歸遣歸閩也去年十月囚之今釋而遣之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馬步副都指揮使桑千威和指揮使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馬步都指揮使龐守榮誚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誚才笑翻己巳詔贈賈仁沼及桑千等官遣使誅守榮於安州李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李金全爲姦將所惑背父母之國委身於它邦其見薄宜也　丁巳唐

主立齊王璟爲太子兼大元帥録尚書事　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范延光仕唐先有私第在河陽）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爲子孫之患（當范延光以廣晉自歸之時楊光遠爲元帥必有以陵暴之故懼其爲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逸入敵國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嗚呼財之累人如此祕瓊以是而殺董溫琪之家范延光復以是而殺祕瓊楊光遠又以是而殺范延光而光遠亦卒不免財之累人如此夫）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賜鐵券見上卷三年）爾父子何得如此己未承貴以白刃驅

吳長松

延光上馬至浮梁擠于河（上時掌翻擠子細翻又子西翻）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爲延光輟朝贈太師（爲于僞翻）　唐齊王璟固辭太子（位居嫡長則當爲太子辭之非所以繫臣民之望也）九月乙丑唐主許之詔中外致牋如太子禮　丁卯以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和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巳鄴都留守劉知遠入朝（是年二月劉知遠代安彥威鎮魏州）　辛未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計帳謂歲計其數造帳以申三司者倉吏於受納之時斛面取贏俟出給之時而私其利此皆官吏相與爲弊至今然也必般量而後知其所餘而般量之際爲弊又多竊意李崧亦因時人既言而奏之耳）上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

各痛懲之不知當時所謂痛懲者爲何畢竟言之而不能行翰林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上惡之丙子罷翰林學士併其職於中書舍人惡烏路翻當是時樞密直學士既罷僅有翰林學士尚爲親近儒生李澣之酒失罷之是也因而罷翰林學士非也澣濤之弟也　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圍魏見上卷二年三年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爲刺史所以分楊光遠之黨而弱其勢甲申徙光遠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開運之初楊光遠遂以平盧叛　冬十月丁酉加吳越王元瓘天下兵馬都元帥尚書令　壬寅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睿聖犯者以不敬論術士孫智永以四星聚斗分野有災分扶問翻勸唐主巡東都勸之東巡江都乙巳唐主命齊王璟監國光政副使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泰州漢時吳國之海陵倉地東晉分廣陵置海陵郡唐初置吳州更海陵縣爲吳陵縣武德七年廢吳州復爲海陵縣南唐升爲泰州丙午罷仁規爲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爲陳覺亂唐政張本庚戌唐主發金陵甲寅至江都　閩王曦因商人奉表自理言已未嘗稱大號稱大號者王昶之爲也十一月甲申以曦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封閩國王　唐主欲遂居江都以水凍漕運不給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十二月丙申至金陵　唐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延翰卒

是歲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趙憬卒以寧遠節度使南昌王定保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不踰年亦卒

初帝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見二百八十卷元年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復扶又翻誘音酉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歐陽脩曰吐谷渾本居青海唐至德中爲吐蕃所攻部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唐末其首領有赫連鐸爲大同節度使爲晉王克用所破部族益微散處蔚州界中余按唐高宗之時吐谷渾爲吐蕃所破棄青海而內徙至至德中青海不復有吐谷渾而吐蕃東吞河隴吐谷渾復東徙居雲蔚之間自五臺來奔蓋取飛狐道奔鎮州也宋白曰吐谷渾謂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聖厤後吐蕃陷安樂州其衆東徙散在朔方赫連鐸以開成元年將本部三千帳來投豐州文宗命振武節度使劉沔以善地處之及沔移鎮河東遂散居川界音訛謂之退渾其後吐谷渾白姓皆赫連之部落赫連鐸爲李克用所逐歸幽州李匡儔遂居蔚州界部落代建其氏不常白承福自莊宗後爲都督依北山北石門爲柵賜其額爲寧朔府以都督爲節度使

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契爲丹誚讓不已帝憂悒而殂張本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索山客翻吐谷渾既仇視契丹雖逐之不去其後劉知遠遂殺之以爲資王延政城建州周二十里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爲威武軍自爲節度使曦以威武軍福州也乃以建州爲鎮安軍以延政爲節度使封富沙王建州本漢冶縣地後分冶地南唐置建州州有古冶山曰建安

沙驛又南劒州管內有富沙里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二月壬辰作浮梁於德勝口是爲澶州河橋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欲殺其子掌書記張式素爲彥澤所厚諫止之彥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讒之射而亦翻惡烏路翻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式至邠州靜難節度使李周以聞帝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以反脅上帝不得已與之癸未式至涇州彥澤命決口剖心斷其四支斷音短父子之道天性也張彥澤欲殺其子其於天性何有張式其所親者也以諫而殺之極其慘酷其於所親亦何有晉祖欲以君臣之分柔服之難矣此其所以貽負義侯之禍也涼

高大有

州軍亂留後李文謙閉門自焚死趙珣聚米圖經涼州東至會州六百里西至甘州五百里南至鄯州三百六十里北至故突厥界三百里宋白續通典四至同而里數之遠近異蜀自建國以來唐清泰元年蜀建國節度使多領禁兵或以他職留成都委僚佐知留務專事聚斂政事不治斂力贍翻治直之翻民無所訴蜀主知其弊丙辰加衛聖馬步都指揮使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趙廷隱蜀以東川爲武德軍以定董璋克梓州取武有七德以爲軍號樞密使武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同平章事張公鐸檢校官並罷其節度使三月甲戌以翰林學士承旨李昊知武寧軍散騎常侍劉英圖知保寧軍

諫議大夫崔鑾知武信軍給事中謝從志知武泰軍將作監張讚知寧江軍使之各知節度事非正帥也夏四月閩王曦以其子亞澄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曦疑其弟汀州刺史延喜與延政通謀汀建接壤故疑之遣將軍許仁欽以兵三千如汀州執延喜以歸唐主以陳覺及萬年常夢錫爲宣徽副使辛巳北京留守李德琉遣牙校以吐谷渾酋長白承福等入朝既遣張澄逐吐谷渾之在四州山谷者矣而又容其酋長入朝豈非容其大而逐其細歟晉高祖之與契丹主以術相遇者也琉昌中翻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帝不許契丹求假道以通淮浙晉無所不可至唐求假道以通契丹則不許之隨其所輕重而應之也

自黃巢犯長安以來唐僖宗廣明元年黃巢入長安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分扶問翻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陛下中興今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比毗至翻難乃旦翻舊疆謂盛唐時疆土也此豈易恢復邪宜唐主之不從之也唐主曰吾少長軍旅少詩照翻長知兩翻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復扶又翻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史言唐主能保境息民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奉表詣蜀請出師金商以爲聲援自金商取道均房則至襄陽丁亥使者至成都蜀主與羣臣謀之皆曰金商

險遠少出師則不足制敵多則漕輓不繼（輓音晚）水運曰漕陸運曰輓遺唯季翻諭以禍福從進怒反誣奏從誨荊南行軍司馬王保義勸從誨具奏其狀且請發兵助朝廷討之從誨從之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爲之遜謝（使並疏吏翻爲于僞翻）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拽尸結翻）遣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博野縣屬定州宋雍熙四年以其地置寧邊軍景德元年改永定軍天聖七年改永寧軍金陞爲蠡州其疆域圖云北至燕京四百九十里）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兩突厥東突厥西突厥也帥讀曰率）党項等亦遣使納契冊告身職牒言爲虜所隆暴（党底朗翻）又言自二月以來令各具精甲壯馬將以上秋南寇（上秋謂七月）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巳逐契冊節度使劉山（朔州舊非節置也）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憂救臣承奉契冊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此謂趙德鈞董温琪沙彥珣翟璋等）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企去智翻舉踵不至地也）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

之虜厭於鹽翻又以此意爲書遺朝貴遺唯季翻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搤彊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自魏大梁去年劉知遠自魏來朝時尚留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重難也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難乃旦翻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此謂降楊光遠勇趙德鈞時也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蔣悅全

蕃息蕃音煩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爲敵也且中國新敗謂張敬達晉安之敗趙德鈞團柏之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幽涿瀛莫既屬契丹鎮定滄景悉爲邊鎮滄景之地近海卑下又多塘濼勇騎不可得而入其入寇多依山而趨鎮定故其地爲勇衝今天下粗安粗坐五翻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蒸衆也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其著彼無間隙間古覓翻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

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桑維翰權利害之輕重而言之一時之論也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屏必郢翻主帥赴闕謂劉知遠來朝帥所類翻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義慢藏誨盜易大傳之言勇夫重閉左傳申公巫臣之言藏徂浪翻重直龍翻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

徐寬夙

醉醒矣比毗至翻懣音悶醒先梃翻醉寤也卿勿以爲憂　閩王曦聞王延政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召繼業還賜死於郊外福州之郊外也城外三十里爲郊蓋殺之於野殺其子於泉州初繼業爲汀州刺史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楊沂豐爲士曹參軍與之親善或告沂豐與繼業同謀沂豐方侍宴即收下獄下戶嫁翻明日斬之夷其族沂豐涉之從弟也楊涉爲相於唐梁禪代之際從才用翻時年八十餘國人哀之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章州司戶被皮義翻舁音余又羊茹翻櫬初覲翻章州當作漳州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

國計使南安陳匡範（南安縣隋置唐屬泉州九域志在州北四十七里）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加匡範禮部侍郎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曦宴羣臣舉酒屬匡範曰（賈音古屬之欲翻）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之寶不可得也未幾商賈之筭不能足日進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幾居豈翻悸其季翻）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貸帖貸錢之文書也）曦大怒斲棺斷其尸棄水中（斷音短）以連江人黃紹頗代爲國計使（唐武德元年分閩縣置溫麻縣尋改曰連江屬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六十里）紹頗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即授之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唐主自以專權取吳尤忌宰相權重（此王莽隋文帝之故知也姦雄事成與不成有幸不幸耳）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建勳執政歲久欲罷之會建勳上疏言事意其留中既而唐主下有司施行（下戶嫁翻）建勳自知事挾愛憎密取所奏改之秋七月戊辰罷建勳歸私第　帝憂安重榮跋扈己巳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復以遼沁隸河東（去年以遼沁隸昭義軍沁午鴆翻）以北京留守李德珫爲鄴都留守知遠微時爲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晉陽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遺唯季翻不念舊怨故衆）

心大悅爲劉知遠自河東成大業張本 吳越府署火宮室府庫幾盡幾居依翻 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爭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柰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唁魚戰翻弔生曰唁賙音周振贍之也 閩主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使既稱皇矣又領威武節度使古之私立名字者無此比也與王延政治兵相攻治直之翻互有勝負福建之間暴骨如莽鎮武節度判官晉江潘承祐屢請息兵脩好唐開元八年分南安縣置晉江縣後遂爲泉州治所好呼到翻延政不從閩主使者至延政大陳甲卒以示之對使者語甚悖慢悖蒲妹翻又蒲沒翻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

廣生

厲閩主曦惡泉州刺史王繼嚴得衆心罷歸酖殺之惡烏路翻 八月戊子朔以開封尹鄭王重貴爲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屢薦天平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同平章事杜重威之能此希上指而薦之也以爲都指揮使充隨駕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爲馮道不用於漢李崧見殺張本 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

壬辰帝發大梁己亥至鄴都壬寅大赦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爲大臣家有老母忿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謂重榮降帝於晉陽從此得富貴

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安重榮亦反矣內都監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欲屬以後事語之曰引佐尚少當擇宗人長者立之監古銜翻斷丁亂翻屬之欲翻語牛倨翻引佐雖少羣下伏其英敏願王勿以爲念王曰汝善輔之吾無憂矣德安處州人也辛亥元瓘卒年五十五初內牙指揮使戴惲爲元瓘所親任悉以軍事委之元瓘養子引侑乳母惲妻之親也惲於

紛翻或告惲謀立引侑德安祕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壬子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引侑爲庶人復姓孫幽之明州是日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鎮海鎮東副大使引佐爲節度使時年十四歐史曰年十三九月庚申引佐即王位命丞相曹仲達攝政軍中言賜與不均舉仗不受諸將不能制仲達親諭之皆釋仗而拜引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擿他狄翻民有獻嘉禾者引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復方目翻除免也史言引佐雖少而敏於政

辛酉滑州言

河決考異曰薛史紀載九月辛酉滑州河決而不載庚午濮州決高祖實錄載庚午濮州奏而不載辛酉滑州決五代會要及志皆云天福六年九月決滑州兗濮州界皆爲水漂溺史匡翰傳亦云天福六年白馬河決按辛酉滑州河已決則下流皆涸濮州無庚午再決之理蓋滑州河決漂浸及濮州耳

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于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閩主曦以其子琅邪王亞澄爲威武節度使兼中書令改號長樂王樂音洛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時朝廷陽爲逐吐谷渾而陰撫納之又懼契丹知之而怒之也不敢明降詔書故劉知遠承帝密指使郭威稱詔指以說之將即亮翻說式芮翻酋慈秋翻長知兩翻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還從宣翻又如字安重榮小字鐵胡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爲逆重榮已爲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言吐谷渾若助安重榮重榮敗亡之後吐谷渾南不可歸晉北不可歸契丹承福懼冬十月帥其衆歸于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嵐盧含翻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雲州大同軍時已屬契丹收其精騎以隸麾下爲劉知遠

殺白承福張本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達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達靼契苾亦莫之赴靼當割翻重榮勢大沮沮在呂翻閩主曦即皇帝位王延政自稱兵馬元帥閩同平章事李敏卒書閩同平章事以別他國之相帝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若反何以備之帝曰卿意如何凝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宣出於樞密院敕出於中書門下時并樞密院於中書空苦貢翻付留守鄭王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帝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攻鄧州唐州刺史武延翰以聞九域志襄陽北至鄧州一百七十八里東北至唐州一百五十里鄭王遣宣徽南院使張從恩武德使焦繼勳護

聖都指揮使郭金海作坊使陳思讓將大梁兵就申州刺史李建崇兵於葉縣以討之漢有葉縣中廢隋復置葉縣唐屬汝州九域志在州東南一百四十里葉式涉翻金海本突厥思讓幽州人也厥九勿翻丁丑以西京留守高行周爲南面軍前都部署前同州節度使宋彥筠副之張從恩監焉又以郭金海爲先鋒使陳思讓監焉監古銜翻彥筠滑州人也庚辰以鄴都留守李德珫權東京留守召鄭王重貴如鄴都安從進攻鄧州威勝節度使安審暉據牙城拒之鄧州牙城也從進不能克而退癸未從進至花山九域志唐州湖陽縣有花山銀場今按花山在湖陽北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

戰大敗從恩獲其子牙內都指揮使弘義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州嬰城自守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屨盥頮用鐵盎（躡尼輒翻織蒲爲屨江淮之人多能之頮呼內翻澡手爲盥滌面爲頮）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粗讀曰麤）死國事者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行下孟翻）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爲率（調徒釣翻斂力贍翻）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復扶又翻樂音洛躁則到翻）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

告諭中外　十二月丙戌朔徙鄭王重貴爲齊王充鄴都留守以李德珫爲東都留守　丁亥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荊南湖南共討襄州高從誨遣都指揮使李端將水軍數千至南津（漢水南津也）楚王希範遣天策都軍使張少敵將戰艦百五十艘入漢江助行周仍各運糧以饋之少敵佶之子也（張佶與楚王馬殷同起事者也少詩沼翻艦戶黯翻艘蘇遭翻佶其吉翻）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爲散指揮使相得歡甚（散悉亶翻）重榮鎮成德（二年安重榮始帥鎮州）彥之自關西歸之

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黨衆煞意之及舉兵止用爲排陳使（陳讀曰陣）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護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爲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清爲馬步都虞候　安從進遣其弟從貴將兵逆均州刺史蔡行遇（行遇者安從進巡內刺史時蓋以兵援襄陽故遣弟逆之）焦繼勳邀擊敗之獲從貴斷其足而歸之（敗補邁翻斷音短）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九域志宗城縣在魏州之西北一百七十里）重榮爲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裔曰兵家忌退（退則敵得而乘之或士卒因退而潰亂故忌之）陳讀曰陣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裔爲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爲于僞翻）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却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重直用翻）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衆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反乃聽楊彥詢還（是年九月楊彥詢使契丹）庚子冀州刺史張建武等取趙州（冀趙二州皆安重榮巡屬）　漢主寢疾有胡僧謂漢主

名龔不利漢主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
在天利見大人讀若儼　庚戌制以錢引佐爲鎮海鎮東軍
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二　六月十四日校改六字增十六字刪三字
再校改二字刪一字